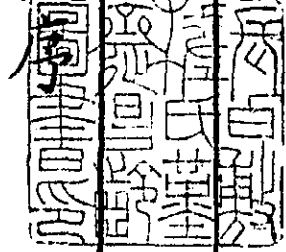


後村集卷之十一

序

刻劉楮集後



余長季二十歲作前序時余未七十季未五十意季之詩愈出而愈無窮也壬戌余告老得歸喜曰可以尋小窻殘燭之盟矣行至鐔津得季凶問慟絕幾墜車下入門六親皆在惟季不可復見舊怡愉切憇之地書去架塵滿几觸目皆愁緒矣既葬季命小姪佑甫收拾遺藁又得百首皆季手料簡者是為後集夫詩參衆作而後見工拙前社友多詠諸永如老儒老

僧老道士之類余亦効顰以季所作觀之其過余遠甚使更假之年吾未見其止也悲夫人琴俱亡之痛終吾身而已矣

辛稼軒集

自昔南北分裂之際中原豪傑率陷沒殊域與草木俱腐雖以王景略之才不免有失身符氏之愧建炎省方畫淮而守者百三十餘年矣其間北方驍勇自拔而歸如李侯顯忠魏侯勝士大夫如王公仲衡辛公幼安皆著節本朝為名卿將辛公文墨議論尤英偉礪落乾道紹熙奏篇及所進美芹十論上虞雍公

九議筆勢浩蕩智略輻湊有權書衡論之風其策完顏氏之禍請絕歲幣皆驗於數十年之後符離之役舉一妾以咎任事將相公獨謂張公雖未有捷亦非大敗不宜罪去又欲使顯忠將精銳三萬出山東使王任開趙賈瑞輩領西北忠義為前鋒其論與尹少稷王瞻叔諸人絕異烏虜以孝皇之神武及公盛壯之時行其說而盡其才縱未封狼居胥豈遂置中原於度外哉機會一差至於開禧則向之文武名臣欲盡而公亦老矣余讀其書而深悲焉世之知公者誦其詩詞而已前輩謂有井水處皆倡柳詞余謂者

御直留連光景歌詠太平爾公所作大聲鞺鞳小聲  
鏗鉤橫絕六合掃空萬古自有蒼生以來所無其穠  
纖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余幼皆成誦公嗣  
子故京西憲程欲以序見屬未遣書而卒其子肅具  
言先志恨余衰憊不能發斯文之光焰而姑述其梗  
概如此

平湖集

景定庚申上既躬攬權綱去凶舉相凡為前揆媚忌  
擯遠者以次號召於是平湖陳公以外府丞起家俄  
擢中秘書余亦牽聯同升史事稍暇公出所論著十

餘帙使余評之會公進司言責謁見有時論質寢踈  
余亦苦書詔填委久不克為及告老而去公責前諾  
余歸始紬繹公衆作而嘆息曰本朝五星聚奎文治  
比漢唐尤盛三百餘年間斯文大節目有二歐陽公  
謂崑體盛而古道衰至水心葉公則謂洛學興而文  
字壞歐葉皆大宗師其論如此余謂崑體若少理致  
然東封西祀粉飾太平之典恐非穆脩柳開輩所長  
伊洛若父華藻然通書西銘遂與六經並行亦恐黃  
秦晁張諸人所未嘗講公之文多萬言少千字出入  
經史貫通倫類操簡立就初不經思雖踏壁冥搜者

不能逮及其研理學衍師說章分句析千條萬緒會  
歸于一雖立雪飽參者有愧色至於表牋啓記序銘  
跋古律詩彙分牖列臺閣之文溫潤金石之作古雅  
有似汪綦者有似蘇曾者有似騷選者有似唐風者  
可謂無崑體之偏而得洛學之全矣公尤長於論諫  
前後繫百疏每奏一篇上輒稱善雖彈貴臣繩左戚  
皆和顏容受不以為忤其言貪吏勢家譁徒黥胥之  
害民也六曹請托之撓法也秋苗折納之剥下也訟  
未結絕部符改送之惠姦也盜鑄偽造之蠹錢楮也  
玉音宣諭宰輔每日陳其所奏切當宜痛革必行蓋

公素謹密所言尤切至者往往焚藁世莫得而知惟  
堯言播告中外至四至五如揭日月有目咸見烏虜  
聖人之言經也腐生謏儒何所容喙顧嘗待罪詞臣  
矣史官矣覩明主之好文賞諫喜故人之得君行道  
茲獲以鄙朴之辭序鉅麗之作不亦操觚弄翰之一  
快乎

曹東圃集

故待制文恭東圃曹公既歿余得其奏疏講義進故  
事申省狀雜著古律詩若干卷於其長子延平通守  
怡老請余序之是歲余召通守亦進列于朝再見請

益力余以詞頭山積為解俄而出牧于莆余既老告  
執民禮事地主且懷公曩遇發笥溫故而竊歎曰斯  
文豈待序而傳者蓋公當寶紹間登畿十年不為當  
國所知上因輪對默察其忠玉音每記其名氏端平  
改瑟首擢為浙西常平使者陛辭一疏言論慷慨建  
臺累牘念慮惜怛不曰外臣而有遐心移憲浙東召  
拜諫省首言事至於誤誤至於悔雖欲起而拯之其  
動搖根本流毒生靈多矣况至於再誤耶又言前日  
之誤在於戰此既往不可追之悔今日之誤在於和  
尚可乘其機而轉移當喬鄭去留群情觀望之際而

公之論其平如此上召某執政公言其人有主和之  
名柰何召之以戰公議上密令潛邸舊人奏事公乞  
且試之外庸又言邇日除授往、片紙中出不謀之  
大臣不參之公議近習日進倖門日開臣恐大厦傾  
而漏舟覆矣他論建寢廣遷起居郎權禮部侍郎皆  
不拜免牘云以史官則不居以從官則居之是臣自  
具彈文矣謁告累月上知不可留以集撰帥閩節麾  
所至條陳民瘼臧否吏治麤言細語皆有義味詩直  
公餘事爾他人為之有欲嘔出心肝者有斷數髭而  
成五字者公古風調鬯流麗得元白之意律體精切

帖安拍姚賈之肩非若小家數然余嘗接公議論魁  
然重厚長者與人處油然與之偕若無所異同者  
及在人主前辯忠邪決去就則義形於色不可屈摺  
自閩還里召不復出其諫書他日當與杜相範唐卿  
璘並傳永嘉多詩人余及識紫芝靈舒公集中亦有  
與舒還往者因併記之而奉巨編歸之司直使君

林太淵文藁

始余見太淵詩驚其超詣然未見其散語也既而稍  
得其一二雜著尤超詣於詩余晚收召太淵奉閩檄  
往來淮瀟旅食輦下最久雪天雨夕必過余商榷此

事往、達旦盡出其過庭藁若干卷余閱他人之作  
或一聯警策而全篇陳腐或初意高深而卒章卑淺  
惟太淵詩文設的於心發無虛弦其藁於腹成不加  
點讀之盡卷不見其辭窮義墮處然猶未盡見其儼  
語也別後得其謝薦舉啓一卷又超詣於散語四六  
家必用全句必使故事然鴻慶欠融化梅亭稍堆垛  
要是文字之病太淵所作剪裁冗長刻去繁蕪如以  
鳳膠續斷懶髓滅癥人見其粹美無瑕意脉相貫孰  
知良工之心苦扎或曰革行後於太淵者却立於下  
風九萬里宜也前於太淵者亦瞠乎若後何耶余曰

御柳集 卷之二  
六  
釣一也有連六鰲者有得寸鬚於沮洳者力有強弱也庖一也有解十九牛而刃若新發劓者有月更刀者技有巧拙也安得人人而太淵乎太淵林氏竹溪中書君之家子名泳

游受齋集

寶慶初元余宰建陽受齋莊簡游公方燕居里第余數至似山堂考德問政謁入必倒屣留語必更僕比余去不得罪於民公之教也公薨二紀余與公仲子尚書郎孝嚴長孫潮牧寺丞義肅會于溪上握手道舊於是公墓木拱矣余既告老寺丞自潮貽書曰大

父隧碑實齋筆也謚議奉常考功筆也獨遺文若干卷未序敢以累子余疇昔得公片言寸簡皆佩服珍誦耄矣始見斯文大全顧非幸歟余觀前人各有論著然朝銳暮惰者其氣索初令晚謬者其詞餒自漢弘寬唐柳劉皆有此病嘉定甲申權焰赫然上下以言為諱公為尚書郎獨勸先帝收民心軍心士心又言與其扞格齟齬以起天下不平之論孰若平心定氣以來天下盡忠之言臺疏擊去之出守溫陵不召者五年初安晚鄭丞相容授峽州公竒其人羅致漕幕及相端平擢公卿列且兼導首北伐議起附和者

多公入對首進根本之論極言邊民和糴饋餉之苦  
又援南軒張公之言欲得中原百姓之心必先固結  
境內百姓之心以是又不容於朝然鄭丞相素敬公  
畀以鄞閩且以書戒親舊曰此公不可犯在鄞以法  
從召不拜後累召皆不至終鄭丞相去只帶集撰至  
李丞相始陞次對及告老始進雜學士蓋公自一命  
至三品自弱冠至開九袞夷險一致壯老一節故發  
之於文塞下者士稚越石之壯榻前者劉向周堪之  
忠家庭者朗陵太丘之訓郡國者召伯國僑之愛里  
社者二疎兩龔之趣他人占一技不啻足公何以能

包衆甫而備全美也豈非積之深養之厚其胸中無  
毫髮之可愧故筆下不繩削而自合歟余嘗歎窶人  
寒生所知不遠公家自御史肅公得伊川單傳默齋  
文清公為南軒高第公師祖而友兄百年文獻在焉  
余少遊冶城讀忠襄揚侯廟碑頽北面默齋而不可  
得其集皆能成誦公詩文絕肖默齋合二集雜觀殆  
不能辨於伯氏一言一句終身記之不忘其恭兄有  
如此者徧交諸老尤為後溪劉公所知余昔有文誅  
公述公大節已詳序為文集而作實齋奉常考功所  
稱道者不復出也



宗忠簡遺事

自古夷狄如苗葛昆夷獫狁之類不過蠢蠢然歐之足矣至春秋之吳楚稍如蛇豕存食中國小者爭霸大者問鼎于斯時也非一夷吾出而以身當之舉天下皆左衽矣厥後狄難莫慘於晉之永嘉夷甫勸勒稱尊茂弘定都江表伯仁對泣新亭而已惟越石士稚出而以身當之越石之言曰臣與三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士稚之言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覆濟者有如大江故能以一殘弊并州與勒對壘以三千素隊剪荆棘立府縣使河南盡為晉土余讀

史至此未嘗不嘉其志氣之壯而惜其功業之不遂靖康之禍略如永嘉有張大女真可畏如虎如蛟者有勸河北諸郡清野者有止勤王之師者有秉汗馬牽牛之筆者惟忠定李公忠簡宗公忠獻張公出而以身當之而宗公之事尤難其領開封也粘幹雖去尚屯兵河上都人廩莫有固志公至旬月軍民按堵拊凋瘵以恩馭豪猾以威降胡潰卒望風響附兩河群盜百萬號公宗命領效死力山寨豪傑皆自備糧械聽公調發公因人心奮激尅期北向二十四疏請上回鑿以繫衆心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優詔

嘉歎而有陰沮之者公憂鬱瘍生於背諸將問疾公曰吾固無恙若等能滅讎虜吾死無恨衆皆泣屬纊猶呼過河者三忠臣義士聞而痛之初虜不敢越汴而南以公在烏後使杜克代公虜始越汴犯淮大駕去淮幸浙而中原遂幅裂矣余嘗論之忠定初相擢公尹京遣傅亮張所使兩河譬之於奕止此兩着壞局可活矣於是忠定僅七十餘日策免公費志以效忠獻亦不久于位檜相十九年名臣良將皆死其手烏虜天也公與汪黃皆霸府舊僚二人方希世用事公奏記大元帥以近剛正遠柔邪為先若陰諷之者

又顯斥之曰潛善閩人伯彥徽人朝夕贊陛下南幸棄河南北京東西淮南陝西七路千百萬生靈如糞壤草芥不知二三大臣何故厚於賊虜薄於國家如此二人見之滋怒初大元帥偕王雲出使非公守磁遮留帳殿幾墮虜計汪黃雖切齒於公而不能害天子保全之也昔孔明論先漢以親賢臣而隆後漢以親小人而頽與公正邪之論合古之人有讀樂教書而泣者有讀出師表而淚滿襟者余於公奏篇亦云公始辭呂參政惠卿辟書中忤林靈素黜謫晚稍見用尹京時已六十九明年而薨世治則不識真卿之

面國難則能抗越石士稚之志使夫子復生必有微  
管之歎矣公遺事行世已久今連帥寶謨王公鎔公  
外孫也稍採摭舊聞以傳益之寶謨公衣繡授鉞於  
閩刻大吏繩巨猾殲逋寇條約清明令行禁止有公  
之風

虞惠永詩

從子勲監嶓峽鎮寄詩一軸來曰此虞君惠永所作  
張君宗瑞所書兼白惠永之子欲余序之余讀之盡  
卷及諸賢跋語詳君生於淳熙己酉歿於寶祐乙卯  
年六十五計平生詩當有千篇少亦數百今卷中止

有三十二首乃張君摘書者夫作詩難而觀詩尤難  
聖筆所刪之外它人去取鮮能知作者之意大小序  
且不免譏評况下於此者乎張君謂此三十二首為  
惠永得趣之筆然乎否乎余恐其不止此也近世詩  
人莫盛於溫台水心葉公倡於溫四靈輩和之竹隱  
徐公倡于台和者尤衆惠永其一也余長惠永三歲  
自巾角走四方江湖社友多所款接然如惠永者乃  
未之識甚矣余之孤陋寡聞也它日得君全集當別  
為下語惠永名某其子名某某官張君名輯

閑話緒餘

寒齋之書曰閑話者得慈湖潔齋骨髓惜象山不及見子真接為書曰閑話緒餘余覽之贊歎曰孝子慈孫之言也蓋向有歆與無子同鑒有超與無孫同今福勝翁陂二墓之木拱矣而子真之言論風旨一則曰祖德二則曰父訓既筆之書至於自規壽藏必前瞻父傍依祖乃慝志世之能言者不必能行子真析理雖極於微妙制行不離乎平實其微妙者可能平實者奉可能也或者疑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由儒家者流言之性與天道大也庸言庸行小也下學而上達始士而終聖固有等級是耶余曰子真於庸言庸行信之謹之至矣談性天非高也語大非夸也余將往而從焉

勿失集

寒齋遺同合雙明珠祝之曰謹勿失墜二子嗣其學各為書同書余序之矣合所著曰勿失集皆過庭付授對床講貫者其間至言妙義非今士意度所及儒中之象山僧中之大慧道家者流之劉高尚也集中四賦二論高簡流麗欲逼唐子西王逢原箴銘序贊切世用者皆中窠曰惟詩談方外者當別論余每謂

寒山子何嘗學為詩而詩之流出於肺肝者數十百首一、如巧匠所斲良冶所鑄惟大儒王荆公擬其體似之他人効顰不近傍也荆公素崛彊非苟下人者讀寒齋父子詩當作如是觀

李後林詩

曩被命刺袁道盱見侍郎聶公善之論當世詞人盛稱後林李公伯高詩文余願交焉至豐城問李公居邑之麻原屬迫上日不果迂道求見丙午余被召至廟山有以詩筒至者啓視則李公贈余七言也相期甚遠時公自省闋論事斥不以去魯出晝為感而以

求友論文為樂因歎前過其里後遇諸塗皆交臂失一見人生會合之難也如此晚忝詞臣寓廨與公友人中書秘歐陽公權同巷然後見公詩大全蓋過江後一大家數也公權請余序之時禁中書詔填案既諾而不果為及告老歸屬疾失左目又不果為公權及公以書責前諾乃發篋溫習作而曰世緣深者天机淺律體工者古風拙語綺者力輕辭繁者味短世有垂天之翼專車之骨吾未之見也他人之作皆然惟後林詩如陽春花卉紅、白、不以剪綵刻楮為巧如大將旗鼓堂、正、不以翹閑挾輦為勇清絕

後村集 卷之五  
者如揮王謝之麀尾正大者如坐閔浴之臯比浩博者如韓杜之南山北征高妙者如陳子昂朱晦翁之感遇感興憑高懷古者逼鳳凰臺黃鶴樓之作登山臨水者挾廬山高赤壁賦之氣傷時惜賢者雖送質肅澹菴之什無以加也學問志節繫焉去就離合見焉詩云乎扎余少亦酷嗜既耄而愔意有欲言辭不能發安得飛車從公劇談抵掌商確此事乎

徐貢士百梅詩

余二十年前有百梅絕句和者甚衆或縉紳先生或江湖社友體制各異出而用世者其言瀏麗處而求

志者其言高雅余中襲至今晚得清漳江君咨龍東隴徐君用虎既盡屬和且為之義疏詩篇、警策有新意若自為倡首者非越韻之作也所謂義疏又援引該洽片辭隻字必穿穴所本律、發藥余所未知昔人服善甚至以競病推敲判工拙有一字師之語若二君者豈惟予之一字師哉然二君皆老於場屋未脫白龍飛天子將親策於庭此詩賡載薰風慶雲之歌和過沛橫汾之曲極文章之用而後已未宜與余爭此冷淡生活也

林子燾

後村集 卷十一  
五言詩三百五篇中間有之逮漢魏蘇李曹劉之作  
號為選體及沈休文出以浮聲切響作古自謂靈均  
以來未覩斯闕一唱百和漸有唐風矣唐初如陳子  
昂感寓平挹騷選非開元天寶以後作者所及李杜  
大家數姑置勿論五言如孟浩然劉長卿韋蘇州柳  
子厚皆高簡要妙雖郊島才思拘狹或安一字而斷  
數語或先得上句經歲始足下句其用心之苦如此  
未可以唐風少之近世理學興而詩律壞惟永嘉四  
靈復為五言苦吟過於郊島篇帙少而警策多今皆  
亡矣靜學林君子羃茂陵名執政之孫有詩名而不

自表暴有吏能而深自悔匿居西湖北山三十年嘗  
倅吳去非其罪歸北山不復出余敬其人得其詩若  
千首皆五言也無郊島之艱深而有元白之曠達惜  
湖山寂寞不及與四靈上下其論予耄且盲醫禁予  
思索友勸予靜默於君詩不能屬和姑錄而藏之

二林詩後

子真詩如靈芝醴泉天地精英之氣融結而成如德  
山趙州机鋒如寒山梵志詩偈不涉秀才家筆墨蹊  
逕非頂門上具一隻眼未易觀二十年前見子常詩  
警句的對大率如唐大家數之作余有咄、逼人

後村集 卷五  
嘆今得其近製其間出奇運智殆欲求工於古人者  
余益嘆君其進未止豈余老古雖如新戒縛律君大  
自在如散聖安禪因書其後以求商榷

送林太淵赴安溪

余友安溪明府林君太淵將縮銅墨乞言于余且援  
龍泉送劉茂實宰奉新序曰必如此然後與龍泉方  
駕予愧謝曰人各有能有不能龍泉未意欲工之人  
去煩密之法無破產之役無雜名之歛不以所難責  
吏又欲長民者因今之法度以行其政事之仁真不  
刊之名言也至於論選人至改官格法及士大夫有

視邑如鑊如灘者其文千變萬態雖荀卿莊周無以  
加君迫上日余過耄期臨別無新意以激發吾友而  
古事又太淵之所厭聽雙溪余舊封男處也貴寓如  
朱如游如後山五夫諸劉皆鼎貴余始至或不順吾  
令余責已而不責人久之邑人察余無他益相親狎  
有隱瘼或早潦當減放必余告舊煩于訟暮年日僅  
數紙或無訟吏不勝飢多遁去郡胥或問邑駟何以  
久無翻訴駟曰宰所剖決農夫皆能傳誦士大夫或  
傳寫以教子弟比再暮及垂滿民恐余去余室人疾  
革民守縣門為佛老事以祈福後余被召造朝或擁



後村集 卷之十一  
塵節來往去邑近或十年遠或三紀而其人聞余至  
雖深山窮谷戴白之老爭持幡花迎餞余晚遭陟屺  
父老相率百餘人至莆唁問雖余子弟過其境亦候  
問不絕前日鼎貴諸老皆已仙去其存者非子則孫  
亦皆通顯往、出其上世手澤或誦余舊詩文敘父  
執之敬溪上風俗之厚豈非紫陽翁教化之所濡染  
歟余未嘗至安溪然及接鄉前輩復齋陳公緒論後  
五十華繼之者曰菊窩李侯去七年而太淵繼之歷  
年如此其久閱人如此其多甘棠之思希濶如此然  
則謂邑難治而俗薄不可返古者豈其然歟太淵以

文辭擅雄名嘗為今師垣辨章魏公所知薄速化而  
甘須入太淵嗜好豈與世相反哉是行也使偃室聞  
絃歌之聲翹館有部注之客不亦昭代之盛舉乎余  
既為太淵喜又為邑人賀也君名泳寶祐癸丑進士  
竹溪中書君之冢于太淵其子也別號弓寮

後村集卷之十二

題跋

黃錄參廣西平蠻錄

往年余從事江淮制置使府實與虜對壘同舍郎數年間貴顯略盡獨余無尺寸功請監南嶽廟歸既又從事廣西經略使府海南黎寇入省地胥吏逐太守士或徒手取爵賞立聲名余亦傍觀而已彼諸人非皆狀貌魁傑及有它謬巧其所以能異於余者勇耳今黃君以廣東尉禽廣西賊不由外臣保奏徑携功狀白都堂遂改京秩余觀黃君狀貌非甚魁傑又非

後村集 卷十一  
有它謬巧其所以能致其身者亦勇耳噫人以勇得功名余以怯失機會故題此書之末以識余媿

何秀才詩禪方丈

詩家以少陵為祖其說曰語不驚人死不休禪家以達磨為祖其說曰不立文字詩之不可為禪猶禪之不可為詩也何君合二為一余所不曉夫至言妙義固不在於言語文字然舍真實而求虛幻厭切近而慕闊遠久而忘返愚恐君之禪進而詩退矣何君其試思之

南城包生行卷

敏道從朱陸二先生學而微喜談禪今其子又以墨法知名噫義理之學逃歸呆佛日光拙庵逢掖之家化為李庭珪潘谷耶雖然明牕佳研呼童磨試然後知近日墨工皆出其下矣念昔與敏道俱為潔齋侍郎袁公之客袁公墓木已拱敏道白髮蕭、余亦流落不偶甚矣余二人貨之難售反不若小包君墨之易售也君持此紙歸似迺翁當亦拊掌一笑

字若贈翁應叟寒歲三友圖

字若晚擯不用賜金揮畫壁奴寵姬皆辭去然好客愈篤往、質筭衣躬廐馬以續車魚之費後無可質

粥客亦辭去惟余與應叟一二人留其門悲夫尚忍  
言之應叟歸道城南行西淙之下謁新丘登舊山臺  
傾池平竹樹枯死余知其必發羊曇之哀動唐衢之  
哭也諸人既跋詩畫余獨記舊事且系小詩易結千  
金客難扶六尺孤憑君傳掬淚一為灑西崑

字若  
葬處

朱相士贈卷

往時樓甥叔有文名君謂予樓眉濃不能為清望官  
錢宏祖帥廣西年甫四十餘君又謂予錢且暴死既  
而皆然獨言某人當為二府某人當為侍從某人鬼  
形主凶久而未驗余觀君造次之言多中揣摩之論

輒差豈非有心於售術不若無心而信術歟君脰長  
而膊聳固瘠而下銳望之如鶴鶴余雖不曉風鑿然  
知君非腰錢十萬封侯萬戶之相也決矣余方以實  
語規君君無以虛談戲我

夏元鼎悟真篇陰符經入藥鏡註

真誥載古帝王聖賢多為仙惟祖龍劉季至今在地  
下為某官其說以為英雄多殺永不得仙余讀而深  
悲焉然傳記所述仙者多自俠士劍客中來世言鍾  
離公亦故將豈度世輕舉乃忼慨烈丈夫之事非婉  
孌兒女子所能辨哉余以真誥之言推之天道惡殺

好殺者違天違天者不祥李廣殺降終身不侯欲侯不可况欲仙乎永嘉夏君元鼎頃事賈制置涉宣勞於山東河北既而棄官學遺觀其所註三書皆遁世之學也深於道矣余獨問君向在兵間曾殺人否非疑君之殺也懼害君之仙也君歷舉某事某事皆談笑脫人于死者使世無仙則已有仙非君其誰為之及與君抵掌論兵頗右武安君間語楚臺畔寇又欲盡僂之而後已噫是猶有用世之心也昧者疑其合於兵法而離於仙道矣惟余知君非果於遁世者方今三邊宿師四郊多壘國家物色豪傑弘濟艱難君

不得已出而用世必不肯坑趙卒必不肯盡僂山東人然後大藥可成三書可傳矣

### 姚鏞縣尉文藁

右姚君雜著一卷百詩森嚴一賦二記峻潔四六尤高簡縮廣就狹刊陳出新變俗趨雅斲華返質一字不可增損半句之工片辭之善賢於它人千篇百首天下之名作也然才力有定稟文字無止法君以盛年挾老氣為之不已詩自姚合賈島達之於李杜文自公穀達之於左馬四六自楊劉達之於歐王翡翠鯨魚並歸摹寫大鵬尺鷃咸入把玩則格力雄而體

後村集  
卷之三  
四  
統全矣

日者葉宗山行卷

上饒葉君宗山過予談命余素不曉支干又不信吉凶禍福之說且厭夫世之挾技者諂諛以求悅揣摩以幸中也未甚竒之君徐言予命火炎而水少太快傷和太察生疑又曰宜清心以養神息怒以養腎類皆中余微隱藥予病痛噫此益友之言也賢於星翁曆史遠矣西山先生以嚴君平比之豈虛言哉

真仁夫詩卷

古以王官米詩子教伯魚學詩詩豈小事哉古詩遠

矣漢魏以來音調體制屢變作者雖不必同然其佳者必同繁穠不如簡澹直肆不如微婉重而濁不如輕而清實而晦不如虛而明不易之論也予友真君仁夫之詩絕去塵穢刊落冗腐簡澹而微婉輕清而虛明有唐人半山之思然為西山先生之子傳嫡承家學問名節本也文藝末也小晏之於臨淄小坡之於玉局仁夫優之矣公休之於涑水原明之於由公仁夫勉乎哉

黃勉齋書卷後

嘉定戊寅勉齋來江淮謀制置使軍事其年三月行

臺駐揚州勉齋與余子壽黃德常及予同在軍中坐起寢食未嘗離也虜退凱旋勉齋力辭召命請祠予亦求監獄廟後數年同舍郎皆貴顯子壽德常今各持節使一路於是勉齋宰木已拱予方以格為縣因葉君雲叟出示勉齋遺墨感歲月之逾邁悼耆舊之零落為之慨然初勉齋名重一世門人高弟甚衆既歿篤守師說不畔者士大夫中惟陳漳州趙荆門士人中惟雲叟一二人耳然則雲叟尤可重也

王秘監合齋集

義理至伊洛文字至永嘉無餘蘊矣止齋水心諸名人之作皆以窮巧極麗擅天下合齋之文獨古澹平粹不待窮巧極麗亦擅天下自止齋水心一輩人皆尊事之猶袁郭之稱黃憲嵇阮之伏山濤也蓋其言議風旨有在於文字之外者矣

宋母墓表

趙昌父作  
宋自適母

真陳所跋蓋聞而知之若余者嘗登宋母之堂忝為令子之友見而知之者也凡章泉翁所載字、不誣

陸氏墓誌

陸夫人之賢略似余妻世間悍婦不死乃使二婦死耶覽卷悽然系以小詩一夕死生異百年甘苦同孤

身操井臼愁殺老梁鴻

宋自適詩

年來鳴者皆瘖大宋獨啾、不已天公恠兩鳥各捉  
一處囚可不懼哉

灌園蘇翁事蹟

高皇御極張趙並相南渡極盛時也弓旌所至巖穴  
一空蘇翁為當軸故人乃深自悔宦如此方知巢由  
不為差事

李耘子所藏其兄公悔詩評

昔韓歐二公病六朝五季文體卑弱於是各為一家  
之言以變之不獨一時學者從風而靡向使徐庾揚  
劉諸人及與二公同時亦必北面豎降矣今舉世病  
晚唐詩猶韓歐遺意也然徒病之而無以變之苟于  
評而謙於教獨何歟蓋公悔及穎叔論近人之詩詳  
矣竊意公悔所謂冲澹淳古之趣穎叔所謂和樂之  
音可以變可以教而余偶未之見也君其為余訪焉

輝上人携其父所作偈求跋

學佛者以師為父以父為俗父輝上人俗父臨終作  
偈擲筆長往若大寺長老辭世然囿乎方之內而能  
游乎方之外者也輝既學佛而彈琴有履霜之聲焉



後村集 卷之三  
哦詩有蓼莪之哀烏游乎方之外而未嘗離乎方之內者也其父子皆豪傑過人矣

陳戶曹詩卷

戶曹陳君示詩一卷清麗調暢有承平公子富貴之氣加之以年賀方回晏叔原不難全也雖然詩之內等級尚多詩之外義理無窮先民有言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前輩亦云領郎君損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君粹然雅子弟非不足於德者余恐其為藝所掩也故微致切磋之義焉

李耘子詩卷

唐世以詩賦設科然去取予奪一決於詩故唐人詩工而賦拙湘靈鼓瑟精衛填海之類雖小、皆含意義有王回曾鞏所不能道本朝亦以詩賦設科然去取予奪一決於賦故本朝賦工而詩拙今之律賦往往造微入神溫飛卿李義山之徒未必能髣髴也耘叟為今之士應今之科目盍亦先留意於主司之所以去取予奪者乎余識耘叟累年未見其它文而屢得其詩因其赴舉祝之曰使耘叟之賦如詩今秋歌鹿鳴來春冠南宮非子其誰

吳孝子傳

清湘林別駕為余言延陵吳若鳳既葬父母寢苦不  
去余聞而異之別駕曰未也葬之夕哀號而於菟避  
廬之所感格而甘露降余尤異焉別駕又示余以吳  
孝子傳蓋若鳳之鼻祖也噫有自來矣自孝廉科廢  
然稽之令甲微有酒餼之賜大有門閭之旌夫孝子  
未嘗斲人之知而國家之於孝子自不容已如此豈  
非以其為倫紀風俗之所繫歟若鳳既不自言郡縣  
又未必知別駕與余皆閑退無氣力雖知之不能為  
吳君重也姑書此於孝子傳之後

張李文卷

盱江張季之文世未有知之者西山先生始稱其以  
清峻之辭寓幽遠之味讀季所作益信西山之善評  
然文字不可過清也過清則肖乎癯仁義之人其言  
藹如未嘗癯也不可過峻也過峻則立於獨德不孤  
必有鄰未嘗獨也清峻不已其幽必至於絕物其遠  
必至於遁世季有親有同產資季以活者將持此文  
安歸乎西山欲推季入山林故其論高余欲挽季向  
場屋故其論卑它日呈似西山必發一笑

章援致平與坡公書

邢和叔有居實章子厚有致平皆不能諫乃翁之失

信乎人之勇於為不善者雖父子之間不能迴也蘇  
章本布衣交子厚當國乃竄坡公於海南及子厚謫  
雷坡公書云聞丞相高年寓跡海隅此情可知且勸  
其養丹儲藥君子無纖毫之過而小人忿忮必致之  
死小人負丘山之罪而君子哀憐猶欲其生此小人  
君子用心之所以不同歟致平在當特諸家子弟中  
尤豪俊然知愛其父而不知斯立叔黨之徒各愛其  
父知海康風土之惡而不知嶺南風土有惡於海康  
者又可悲也

西山贈日者郭生序

異哉郭生之論命也其言曰嗜潔惡濁金與水實為  
之至哉西山之言性也曰使余命不值金水好惡可  
易置乎推郭生之言是命之值火者必暴值土者必  
貪堯桀舜跖皆命使然而性善之論廢矣豈不可懼  
哉郭生試以西山之言精求之不獨技進而道亦進  
藝成而德亦成矣

蘇子美帖

王文康公坐萊公貶蘇子美坐祁公廢二人皆為婦  
翁所累然文康卒至將相子美未牽復死有命也夫  
帖尾託人相花字似是通人之一蔽

東坡與歐陽棐帖

此帖當在未下臺獄時述古陳公密學純父巨源錢孫兩內相也叔弼此時豈預知李定輩將鞫詩案乎昔虞卿解相印與魏齊俱亡魏其寧失侯不使灌夫獨死坡公之貶嘗與倡和之人不過贖銅而人情况望至不敢往還如此世變日下而世故亦可畏矣覽之大息

米元章焦山銘

米老此銘不獨筆法超詣文亦清拔想見揮毫時神遊八極眼空四海

閩王帖

王氏既改元自尊然猶為僧寺押帖前稱長樂府印以長樂府印四字為文而其末乃自稱國主其淺陋不經如此頃見方孚若云吳曦既僭以隨軍轉運安公為丞相長史以廳為殿一日坐殿罷長史退至廊角有吏持咨目送議事不坐五百于安公笑曰古今豈有這樣官家後在長沙為孚若道其事猶絕倒一千季後當與此帖同編入笑林矣

東坡墨蹟

王右丞携孟浩然入禁中蘇公亦携李端叔詩卷至

王堂前輩欲成就士子聲名類如此然孟生竟以不  
才明主棄之句忤明皇意放還山端叔雖仕至尚書  
郎晚節落泊甚矣詩雖工如命何

揚補之墨梅

予少時有落梅詩為李定舒亶輩箋註幾陷罪咎後  
見梅花輒怕見畫梅花亦怕然不能不為補之作跋  
小兒觀讎又愛又怕予於梅花亦然

惠崇小景

王介甫於聲色貨利泊如也獨喜觀畫如惠崇者尤  
為稱獎同時僧居寧善作草虫介甫亦有五言予之

竊意介甫姑借此以發其詩非必真喜畫也

趙大年小景

大年胸次蕭灑故見於筆端如此豈睦親官中終日  
騎木馬放鶉鴿者所能為哉

東坡辭承旨乞郡奏藁

蘇程二公在朝不獨為當時小人所忌蓋攻蘇公者  
朱公揆賈明叔也攻程公者劉莘老器之孔經父也  
按是時群小比肩散地蓄忿伺隙元氣壯而後可以  
杜外邪衆賢和而後可以制群小不易之論也而諸  
公不悟各尊其師各私其黨日有紛，不待章蔡復

後村集 卷之三  
用諸賢固已自相攻擊而去矣想見蘇程爭時呂吉甫輩必相與拊掌竊笑後之君子謹無為吉甫輩所笑也

李伯時羅漢

前世名畫如顧陸吳道子輩皆不能不着色故例以丹青二字目畫家至龍眠始掃去粉黛淡毫輕墨高雅超詣譬如幽人勝士褐衣草履居然簡遠固不假衮繡蟬冕為重也於乎亦可謂天下之絕藝矣

恭跋欽宗皇帝宸翰

臣恭惟靖康皇帝之英猷憂勤忠定李公之忠義奮發卧薪嘗膽鞠躬盡力而不能抹中原之蕩覆豈非所謂天方授楚者耶迺今守緒自焚元顏無種在天威靈亦足以少慰矣

恭跋高宗皇帝親征詔

臣恭覽高宗皇帝此詔然後知紹興戊午所謂和議者非出聖意也烏虜秦檜之罪可勝誅哉

李賈縣尉詩卷

友山詩攻苦鍛鍊而成思深而語清律體師島合樂府擬籍建其言曰詩道至唐猶存又曰僕亦學唐者豈惟學唐殆遍唐矣然謂詩至唐猶存則可謂詩至

唐而止則不可本朝詩自有高手李杜唐之集大成者也梅陸本朝之集大成者也學唐而不本李杜學本朝而不由梅陸是猶喜蓬戶之容郝而不知有建章千門之鉅麗愛葉舟之掀浪而不知有龍驤萬斛之負載也念昔奉教於先大君子友山時方牛角後二十年余益哀益惰而友山新有詩名感者舊之無幾歎英妙之可畏輒題卷尾而歸之

徐寶之貢士詩

徐君詩如吹熟風歌動吟歸雪硯枯如畫日飛花急隔溪芳草深皆煅煉精到而卷中不能皆然昔人有刻玉為楮葉三年而成或笑之曰使造化之生物如是則物之有葉者少矣君詩以溫李為師故工惟工故少少非詩病也寫物易生物難耳余方有公事而君歸甚遽尚有欲言者且止

仲弟詩

昔梅聖俞日課一詩余為方孚若作行狀其家以陸放翁手錄詩藁一卷筆題其前云七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九日計七十八日得詩百首陸之日課尤勤於梅二公豈貪多弋藝之熟者必精理勢然也無競弟手斲千詩而好之未已繹其言咀其味以質勝綺

以雅絀哇以靜治躁高處往、無蹊逕可尋不繩削而合可謂至精至熟者矣余少亦酷嗜後廢不為且二十年悲夫同奕也有不勝其耦焉有百戰百勝焉同射也有不至於穀焉有百廢百中焉余日裒日惰不勝其耦不至於穀久矣弟其益勉之使世之同業者皆相推伏曰奕秋通國之善奕又曰天下之射惟羿愈已已余雖億愈憑軾寓目鼓旗助譟不亦平生之一快乎

單父趙氏事實為趙小坡作

趙氏自僖質公以重厚輔先朝康廬二牧以忠赤死敵難其家繇單父僑臨川繇天聖至嘉熙更二百年傳七世而偉人名士層出迭起約而在下者泊然自守有理義之樂達而居上者侃然正色以名節自任南北有離合而門風如一日仕止有顯晦而家法無二軌懿乎紘蓋立家難承家尤難西平有子非有子也能濟美也郟鑿無孫非無孫也不能傳忠也權臯以德與著甄濟以逢顯暮忠唐史臣喜風烈之似或附曹先儒發嗣守之歎豈非繼志述事象賢亢宗以大節不以它美歟傳曰沒而不可朽趙氏之先正有焉詩曰是以侶之趙氏之後稟有焉



梅谷集

余昔為建陽令友人方德潤以書稱崇安范君之賢  
余為賦梅谷詞後十餘年識范君于樵川始見所謂  
梅谷集者夫梅天下之清物也在人品中惟伯夷可  
比西湖處士亦其亞焉世人皆欲與梅為友竊意梅  
之為性取友必端非其人而強納交梅將以為浼已  
也余與德潤方為逐客而范君尚諄、求余語不已  
其嗜好之異如此庶幾可與梅為友者耶

黃慥詩

詩比他文最難工非功專氣全者不能名家余觀他

人詩及以身驗之良然頃游江淮幕府年壯氣盛建  
業又有六朝陳迹詩料滿目而余方為書檄所困留  
一年十閱月得詩僅二十餘首及出幕奉南嶽祠未  
兩考得詩三百非曰技進身閑而功專爾俄復起家  
涉世事之觸發于心詩之鬱積于腹者愈多然已避  
諱持戒十餘季間一句一字不敢出吻非曰材盡膽  
薄而氣索矣子實詩多在淮蜀時所作時邊事益急  
子實內筦嚴君机密外參主公計謀乃有餘力及此  
事固已奇矣出蜀未幾橫遭口語子實一不懲艾益  
放於詩機軸老成音節頓挫處煩碎而功專經憂患

德耕集 卷之三  
而氣全豈非名公之才子吾輩之畏友歟

黃愷文卷

始余為玉牒所主簿今禮部游尚書為卿暇日為余  
言侍郎黃公鎮蜀既經畫其大者而應酬群碎動中  
機會所與四路監司帥守下至郡縣鎮戍小官書疏  
獎勵督勉隨物賦形隻字半簡人爭藏去為瑤往  
皆出內幕手由是子實俊聲滿坤維後余攝吏部郎  
故樞密魏公方兼領天官每喜稱子實與游公無異  
余及與侍郎公同幙識子實少時不知別後精進如  
此嘉熙丁酉始得子實四六一帙讀之多乎玆如大

賈居貨無僥急之態如名醫蓄藥有倉卒之備閱放  
鉅麗出奇不窮使之草露布裁詔書于公異封教之  
流當退辟三舍矣蜀士談子實毀譽多失真惟魏游  
二公言最可信

王元度詩

詩貴輕清惡重濁王君詩如人鍊形跳出頂門極天  
下之輕如人絕粒不食烟火極天下之清殆欲遺萬  
事而求其內離一世而立於獨矣雖然古詩如人倫  
刑政之大鳥獸中木之微莫不該備非必遺事也考  
樂於君小弁於親卷卷而不忍舍非必離世也君為

梅溪先生諸孫門戶傳付之重家庭責望之厚方當  
出而鳴國家之盛烏得為是往而不返者哉它日寄  
我續集當別為君下語

劉叔安感秋八詞

長短句昉於唐盛於本朝余嘗評之者卿有教坊丁  
大使意態美成頗偷古句溫李諸人困於擗搯近歲  
放翁稼軒一掃纖豔不事斧鑿高則高矣但時、掉  
書袋要是一癖叔安劉君落筆妙天下間為樂府麗  
不至褻新不犯陳借花卉以發騷人墨客之豪託閨  
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周柳辛陸之能事庶乎其兼

之美然詞家有長腔有短闕坡公戚氏等作以長而  
工也唐人憶秦娥之詞曰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清平  
樂之詞曰夜、常留半被待君魂夢歸來以短而工  
也余見叔安之似坡公者矣未見其似唐人者叔安  
當為余盡發秘藏毋若李衛公兵法妙處不以教人  
也

二李易說

李君昆仲以擬進易解示余昔夫子五十而學易二  
君年甚少有利舉之累廼能用功於易為之義疏豈  
非所謂後生可畏者歟余聞先賢著書百世以俟聖

後村集卷之十三  
而不惑史記初成亦自言藏之名山蓋書以善而傳  
不以進而傳也二君其益懋所學珍閱此書它日朝  
廷命有司給筆札遣掌故傳受出之未晚

後村集卷之十二

後村集卷之十三

題跋

傳自得文卷

日余出守宜春行盱撫亂山中盛寒大雪人跡既絕  
鳥影亦稀有一士獨載贄追余閱其姓名南城傅生  
自得也踐雪淖行二百餘里矣余竊恠生求余之急  
如此豈有謁我坐而叩之無他說袖文一卷斲余商  
榷而已余忍笑曰甚哉生之迂也然絕竒其人又竒  
其文後余斥居田里世所僂笑以為狂人戶外無屨  
几按上無故舊書生復勤、寄聲其求余之急猶前

日也生之迂不愈甚乎夫人皆為文文不能皆奇以俗學室之俗慮汨之耳迂則不俗不俗則奇非極天下之迂不能極天下之奇生其懋焉或曰今人之文主於適用不主於奇何也曰非惡夫奇也惡夫迂也迂者去富貴利達常遠而去澹泊枯槁常近在生其擇焉生族父泳之余友也故生諸文皆有泳之氣骨泳之不可復見因書以貽生善為之汝伯不死矣

林去華省題詩

古詩有以一句擅名者池塘生春艸黃花散金之類是也有以一聯擅名者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

斷橋荒蘚合空院落花深之類是也有以結句擅名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何慙刺客傳不著報讎名之類是也蓋一篇之內不能皆工僅得十字馬十字又不能皆工僅得五字焉至於一篇皆工不多見也雖郎士元錢起所作皆然林君去華省題詩二百首多乎哉然多非難也多而工難也或曰去華它文皆工柰何獨以五言六韻行世乎余曰去華六館名士使其早達去而賡栢梁黃鵠之歌和薰風微涼之句久矣是體也惟其老於頓挫故多惟其久於鍛鍊故工雖以此行世可也昔揚無咎補之江南高士試

南宮以八陣圖為題補之警聯云陳迹千年在斯人  
古無同按之士用之擢上第補之沆不偶詩雖工  
存焉去華勉之安知暗中無摸索曹劉沈謝者

### 呂炎樂府

樂府惟李賀家工張籍王建輩皆出其下然全集不  
過一十冊世傳賀中表有妬賀才名者投其集溷中  
故傳於世者極少余竊意不然天地間尤物且不多  
得况名者乎使賀集不遭厄必不能一、如今所傳  
本之精善疑賀手自詮擇者耳余幼而學之老矣無  
一字遺焉因止不復為建陽呂君炎示余樂府三

十首幾富於賀集矣余甚駭之夫開拓使之余多之  
駭已如此若歛縮使之少其駭余持未已也君尚勉  
之

### 安溪縣義役規約

役法更君實介甫一番爭辯講之無餘蘊矣今天下  
皆行熙豐條貫獨海外四州猶用元祐之舊民亦便  
之豈差募均有利害耶義役法後出家善余宰建陽  
境內都九十七者一百八義役居四之一它不能皆  
然亦有始於義而終於訟者內某鄉某都率數歲闕  
役人郡守丞與常平使者迭差不能定復下之縣金



後村集卷之三  
可謂善為詩而德夫可謂善評詩矣抑 余頗有獻  
焉世所以寶貴古器物者非直以其古也余嘗見人  
家藏槃匱鼎洗之屬凡出於周漢以前者其質極輕  
其範鑄極精其款識極高簡其模擬物象殆類神鬼  
所為此其所以貴也苟質範無取款識不合徒取其  
風日剝裂苔蘚模糊者而寶貴之是土鼓瓦釜得與  
清廟鍾磬並陳也時父勉之使語意俱到巧拙相參  
它日必為天作者而不為小小家數矣時父余表弟  
也初見于臨川余年十七時父十四後見于福唐于  
臨安于莆每見顏髮益蒼老時父猶未脫場屋余仕  
亦連蹇方乘傳遵海而南老兄弟臨別握手商論間  
宜各有以康窮乏而蘇困危者今通父參語乃是一  
段冷淡生活然則余二人之窮非不幸也

趙司令楷詩卷

昔曹氏父子以翰墨稱雄於建安黃初之間孟德之  
詩曰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是以周公自擬也子建之  
詩曰願我賢主人克符周公業是以周公擬其父也  
夫德義不足而直以雄心霸氣陵踐一世誰其聽之  
司令趙侯席旂常鍾鼎之貴而自牧如窶人子示余  
詩卷用事屬辭欲追昔人方其隆盛烜赫於功名之



際謙、不敢當及其遷徙留落於君親之義卷、不  
忍忘余聞湖湘之士皆嘗聞五峰南軒之遺風緒論  
意侯所學蓋有在於詩之外者侯其勉之

趙司令楷沙市辨誣

昔人云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為其多殺也余謂不然  
不有所殺不能有所活太公封營丘子孫與周相終  
始郭汾陽百戰門戶貴盛家屬三千口豈非拯民於  
水火再造唐室所全活者衆歟司令趙侯示余沙市  
辨誣之書余竊以為古者不以一眚廢士侯方盛年  
它日秉旄授鉞先計後戰所殺者少所活者多雖世  
世為將可也何三世之忌哉新善可紀則前誣不必  
辨矣

董明府叔宏溪庄圖詠

余所居門前隙地極目尤庠濕沙礫草棘聚焉故老  
相傳云金鳳池舊址也由池而北至官道地稍高是  
為後村余少時欲疏鑿其庠者復池之舊而培築其  
高者為書堂復齋陳公為書金鳳池三字北山陳公  
為書後村精舍四字楷篆極妙藏之篋中久矣然其  
地屬數家不可合余官不遂至端平丙申地始合余  
遂于朝始役三百夫而池成始揭復齋舊扁會除表

後集卷之三  
守心謂書堂可成至郡數月生前論事斥歸不能插  
一椽施一鑿北山所書之扁蛛網蟲蝕之矣二陳公  
墓木已拱余亦益老未知書堂成在何日嗟夫若余  
所謂池與書堂在貴家視之猶盆池馬廐耳而余周  
旋斯世三十餘年常有是心而無是力故每見人家  
園圃池館則健羨之永福明府董君叔宏示余溪庄  
圖詠凡余心所欲為而不能為者皆在明府圖詠中  
矣力足以克其心一可羨也景物足以稱其池館二  
可羨也賦詠足以寫其景物三可羨也因書其事附  
于兩侍郎親筆之後

唐察院文藁

所貴乎士大夫者學問也操守也議論也王金陵捨  
周孔而談管商是素學可改也林希邢恕始賢終佞  
是素守可改也蔡薏以魏徵方了翁晚欲殺之以滅  
口張商英以周公方馬呂後建追貶之議是素論可  
改也悲夫內無定見外無定力利欲之所誘林世故  
之所驅使有亟改者有漸改者有終身屢改而未已  
者余行天下見此多矣御史唐公論著若干卷平生  
單辭隻字粗言細語備馬它人扁鑄覆藏不可示子  
孫者公悉錄以傳後曰策論曰師友問答曰奏議曰

後村集 卷之三  
賦詠日記序曰書疏自太學生至為御史自吳尉至為方伯連率一學問也一操守也一議論也余少從公遊凡公一話一言昔親炙於三十季之前今扣擊于三十季之後如律令如符券未嘗少差前輩謂龔彥和為玉界尺余於公亦云

### 唐察院判案

自義理之學興士大夫研深尋微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夫理精事粗能其精者顧不能其粗者何歟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俗事爾御史唐公則不然方其與朋友講學也一字之差一義

之疑反復論辯累數千言及其為百姓決訟也察見情偽出入條令囂訟之人皆駭伏舞文之吏不能變可謂本末具舉精粗無間者矣昔歐公累歷大府尹開封皆有治聲基於令夷陵閱舊牘之特唐公漕江左帥南海見謂吏師兆於尉吳門與常平使者爭涇之日舊牘且閱况生事乎使者不能脅况豪右乎不早小官所以宜高位也不鄙俗事所以全雅道也卷中如妾母得主財如質鬻共業須同籍人食圓乃成卷余白首州縣之所未講覽之喟然嘆曰仕者當寫一通寘之座右

許介之詩卷

本朝起遺逸之士惟种放~~秩~~常徑拜臺諫侍從河南  
監司薦邵康節僅除潁州推官張樂全歐陽公薦老  
泉止得霸州文安縣主簿雖曰愛惜名器然尺度亦  
太嚴矣端嘉以來中外多故天子稍越拘攣拔士余  
所識如江西曾無疑金華杜叔高九華葉子真衡陽  
許介之相繼聘召無疑叔高入館子真介之但為諸  
侯客是數君子皆老於文學而介之尤磊落尚奇節  
有南渡右丞之風昔黏罕長驅舉國退避獨右丞與  
李伯紀丞相慨然欲當其鋒天下至今悲其壯志今

狄難日深左衽之憂近在目睫荆湖遂為次邊介之  
既謀元帥軍事當合故楚之奇材劍客被髮纓冠而  
圖之上以保城郭封疆下以衛鄉井顧方築堂聚徒  
講學纂言若處安平無事之世豈其外示閑暇內有  
規畫人所不知耶抑才大位卑姑自放於翰墨耶國  
家之待介之雖不及种常二處士然比邵蘇蓋優之  
矣介之其益以忠義自勉它日功成需人作凱歌露  
布僕雖老矣尚堪執筆

文章正宗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遺書曰西山讀書記曰諸老集

德林集 卷之三  
略者綱目詳篇帙多其間或未脫藁曰文章正宗者  
最為全書既成以授湯中仲能漢伯紀某與馬晚使  
嶺外與常平使者李鑑汝明協力鉸梓以淑後學是  
書行選粹而下皆可束之高閣猶恨南中無監書而  
二湯在遠不及精校也

趙明翁詩藁

昔孤山居士有摘句圖蓋自擇其平生警句行于世  
嘉熙戊戌余嘗為明翁序詩後四年明翁更示近作  
乃錄集中警句于後五言云風霜先遠客天地獨扁  
舟似老杜巧須出天造清欲與秋爭似孟郊山寒梅

何槃澗之遐蹤尚費涌泉之傑思茲蓋伏遇某官氣  
稟芝山筆峰之秀文在盤洲野處之間雖車笠之勢  
已分然膠漆之情不解僕名浮於實已安雞窠老翁  
之棲公擬非其倫恐累鳳閣舍人之筆流傳寢廣跋  
踏靡安其雖甚疲瘁猶思強矯飾巾待盡不復彈今  
代之冠扶杖頽觀尚喜聽後元之詔

回林中書

老 星稀疏求謝事聖恩天大詔許明農掩生平瓦  
毀之羞繇名勝玉成之力伏念某生髮未燥努力自  
鞭為小文章參大知識靈均憔悴惜往日款緒風天

王聖明迴未光照薄暮詞臣當如原父而居慙思澁  
講師當如晦叔而自覺語繁久據要津大妨賢路雖  
御手調羹龍巾拭吐忝儒臣之至榮然女愛極席男  
歡畢輪亦古人之深戒力辭禁角歸葺隱棲身已投  
閑病猶不恕迴骸起死別無訖昂之丹方但化貪生  
獨有挂冠之一著此特出檀公之下計安敢希疎傳  
之遺風茲蓋伏遇某官心傳諸佛光明之燈手提千  
古文字之印當舍人判鳳閣之始嘗綴清華念廷尉  
張爵羅之餘曲相煖熱公殆以文為戲者吾愧無德  
以堪之某敢不佩服味言堅凝晚節可止則止願學

意峭林茂鳥聲深似張祐笠戴天童雨鞋穿雪竇秋  
似劉夢得鳥殘桃見核蟲蠹葉留痕似林逋七言多  
景樓云江連淮海東南勝山出金焦左右青岳陽樓  
云左右江湖同浩蕩東西日月遞浮沉似許渾徑有  
泉流安得暑亭因風掃自無塵鋤草就平眠鹿地芟  
松勿損挂猿枝似張籍王建墨湧清池聚科斗雪明  
碧嶂過春鉏殆天然着色畫水田白鷺夏木黃鸝之  
句無以加也余與明翁皆嗜詩者然明翁失臺郎而  
歸其詩愈奇余銜使指而出不復有一字半句閑怍  
之效如此因讀明翁絕句有云留取蒲萄浮大白肯

將容易博涼州歎其高標卓識為之爽然自失嗟夫  
余衰矣憊矣俗甚矣不足與明翁上下其論矣會當  
箋丹悃于公朝返初服于後村深淪塵襟袖發滯思  
庶幾有以荅明翁之貺

泉州歲賜宗室度牒聖旨跋語代西山作

臣恭惟陛下嗣服以來明目達聰四方利病皆得條  
奏臣所領州實宗正分治之所先朝歲賜祠牒以助  
廩稍後不復賜顯責之郡民力殫而根本不暇恤吏  
才竭而智巧無所施宗室俸為之也臣愚謹上其事  
尚書請復歲賜以紓泉民詔與其半其年上始親政

復可前奏歲賜百牒如紹興故事七宮數千口之聚  
莫不歡呼抃舞稽首北闕祝聖人壽又以知始創不  
予柄臣之為今應如響英主之斷甚盛舉也自項外  
邸屬籍日增祿賜不貲券旁山積議者病之或以為  
濫焉書曰九族既睦美其均也詩曰則百斯男贊其  
盛也昔也美其均而贊其盛今也議其濫而病其多  
乎夫廩祿供億有司之小費本支蕃衍國家之大慶  
陛下獻明洞照必有見于此矣臣叨恩假手敬刻聖  
旨于石以示萬世

鄭樞密與族子仲度詩

後村集 卷之三  
凡人矯飾于外無所不至惟閨門親族之間可以觀  
真情焉昔陶威公之母遺其子書曰汝為吏以官物  
餉吾非惟不益反增吾憂教以廉也淵明遣一力助  
其子曰此亦人子可善遇之勉以恕也觀樞相鄭公  
送其族子雱都明府詩始於津已終於愛民可謂賢  
父兄矣明府能佩服此言勿至失墜可謂佳子弟矣

### 嚴某和坡詩

自歐公有放子出一頭之論至今二百年無敢以文  
字敵坡公者豈真不可敵耶往、為盛名所壓望風  
屈膝尔三山嚴君盡和坡詩不少謙下其真可敵者  
耶孟子曰舍豈能為必勝孔能無懼而已竊意嚴君  
才氣亦然

### 陳教授杜詩補注

杜氏左傳李氏文選顏氏班史趙氏杜詩幾於無可  
恨矣然一說孤行百家盡掃則世俗隨聲接響之過  
善觀書者不然郡博士陳君禹錫示余杜詩補注單  
字半句必穿穴其所本又善原杜公之意趙注未善  
不苟同也舊註已善不輕廢也第詩人之言或一時  
感觸或信筆漫與世代既遠雲過雷滅不容追詰若  
字、引出處句、箋意義殆類圖象用而雕虛空矣



予謂果欲津以經典裁以義理雖杜語意未安亦盍商推况趙子禹錫勉之母為萬丈光燄所眩也

### 贈揚醫

醫以多愈疾為良所愈尤多為尤良扁鵲傳僅載三事太倉公傳二十二事華佗傳十六事就此諸事中有立愈者焉有尅期而愈者焉有遂不愈者焉三醫皆神人止能治可治者世醫乃云能治不可治者余未之信也揚生自長溪來莆、無醫以生為良病家爭遣輿馬輦錢帛迎致生不以醫道之行為喜而以未聞長者之教為恨余空、無以教生願生益修方

多活人余當屢書不一書以俟傳方技者採焉雖然前詔三醫事殊未竟扁鵲以技高為秦太醫令李醢所殺倉公或不為人治病、家怨之果中以法賴少女緹縈抹免華佗恃能曹操累書呼不至斃操手名盛而旣速術工而身危此亦生所當知也方紫微欲為生痛下一劑余曰一劑未也宜併兩劑為一生矍然起拜曰敬受教

### 何伸詩

相溫位窮將相權震人主而孟嘉但日以老兵王述亦曰兵何可與女王尼護軍府養馬卒爾胡母輔之

後集  
諸名士持羊就馬廐下與尼飲不見護軍而去蓋兵  
而佳士也士而不佳兵也古人位置人物如此然則  
何伸之詩其可以兵廢邪嘉熙戊戌中書秋付其子  
謙

益公親書艾軒神道碑後

平園晚作益自磨礪然散語終是洗滌詞科氣習不  
盡惟艾軒誌銘極簡嚴有古意今祠堂本乃復齋陳  
公所書而平園真蹟藏外孫方之泰巖仲家巖仲他  
日有佳石當併平園小指刻之祠中

趙綱摘藁

尤溪二趙一出一處者遯世無悶終其身不改琴  
張曾皙之流也出者難進易退終其身不屈下惠少  
連之所愧也余不及識二君長君之子阜為福清主  
簿示余家集其言曠達而切情間淡而詣理縱不踰  
矩者也戲不為虐者也自昔名士鮮不為詩酒所浣  
劉阮敗德嵇謝灾身禮法之士或羞稱之君獨為復  
齋陳公所許豈非觴詠君之寓言而名教君之實踐  
歟君既歿少君所立尤高主簿亦清苦有二父風云

方寔孫樂府

看似尋常窳竒崛成如容易却艱辛半山語也樂府

後村集 卷十一  
妙處要不出此二句世人極力模擬但見其尋常而容易者未見其奇崛而艱辛者方君端仲年事富筆力健取古人難題軼事斷成數十百篇激昂蹈厲流出胸臆亦可謂之快士矣昔之名家惟張籍王建李賀然唐人於籍云業文三十春於建云白頭王建在以齒宿而工也賀母憂賀嘔出心肝以思苦而傳也君他日益老蒼益刻苦語出驚人如半山所云則此編洵歎別集可矣

方寔孫詠史詩

方君寔孫示余詠史詩一編連日春陰小牕尤閣余

目昏若君字小不能徧閱信手開一葉見其詠卓氏之什而有感焉蓋文君之奔也王孫大怒及見其壻乘駟馬車則又大喜坡公固嘗鄙之為暴富遷虜矣今方君更引太史敷不覲君王后事抑此揚彼其論尤健烏虜奔而為后猶得罪於父如此况若文君之瑣、執學者以此持身必為修士仕者以此事君必為端人余謂君尚論古人不必求奇但以此篇意義為準的不中不遠矣然前輩詠史皆簡切可諷味今累百言押十韻失之繁斲而小之乃善

南溪詩

故丞相餘干趙公當國天下所謂君子者皆聚本朝其游於門延於塾者亦極一時之選南溪先生其人也忠定諸子師焉家事咨焉先生當趙公盛時絕口無自媒之言及趙公去時事變門下客類掃迹避禍惟先生忼慨悲憤往、發於詩文同其憂患而不同其富貴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某先友林文井伯亦趙公客也每言先生雖終身隱約然刻意教子手鈔慶曆西諫奏議授之子後貴顯是為給事公徧歷臺院果如先生所期給事出帥番禺出詩一編示某曰吾先人之作也某袖歸熟讀竊以為先生詩兼衆體

歌行布置起結彷彿少陵明妃曲卒章致意於烏孫兩公主先生姬後宮嬪實前人所未發題山谷書范滂傳借漢事痛黨禍尤當時所難言古體若槁而澤若質而綺秋花云挹香不盈懷餐英淡無味又云向來紅與紫隨流去如雲雖有故枝在葉落何紛紛幽閑微婉有無窮之味殆先生自况也唐律屬辭如諧樂用事如破的一字不可易置其題清音堂云賦詩纔刻畫語墮渺茫間前輩謂淵明不為詩寫其胸中之妙爾先生有焉某聞先生所著非一書方將從給事公端拜求觀而被命出嶺解印之期甚迫傳業之

後村集 卷之三  
心不遂姑識所見所聞於先生詩卷之後先生名簡  
字某番易人井伯文名成季莆人艾軒猶子

李監簿墓誌用之之父

真文忠公誌監簿李公之墓詳諫書略他美惜公之  
言未行而於公之子有望昔仲尼稱臧孫之有後左  
氏錄狐突之教子此書法也亦心印也至端平初文  
忠帥閩余忝識幙御史公方需次績溪令應詔上封  
附驛置以聞余覓其藁視監簿公嘉定所言有進無  
退於是文忠之言始驗洎嘉熙中余與友人方德潤  
皆坐論事斥居田里每共讀邸吏所傳臺中章奏其  
間有格言精論老謀碩畫雖不著姓余二人輒能辯  
之曰必李御史之筆也問之果然於是文忠之言益  
驗夫江從嶓冢河出崑崙御史以監簿為父文忠為  
師淵源所漸遠矣

西山與李用之書

右西山先生與洞齋李公問答一卷當先生自禮侍  
免歸也流言方謹後禍叵測道遇某尚書被召謁之  
其人辭以疾不出見某舍人先生故吏也入都不敢  
由浦城迂涂取上饒而西且天子初無怒先生意其  
所交遊萬無連坐之理而人情過於避就如此洞齋

乃於是特從先生講學質疑執弟子禮後先生召歸亦不翕、趨附方以格領縣今先生殄瘁宰木已拱門人或更名它師洞齋顧收拾其寸簡隻字如襲珠璧彼貴則合賤則離死而遂背之者聞風宜少愧矣  
西山與丘宣義書

以先生數帖考之丘府君可謂長者矣雙薦又能廣乃祖之陰隲寶先賢之遺墨可謂長者子矣暉軒題後八年甲辰冬至日

林氏瑞雲山圖

噓而族雲之常也不雲非常也根而生木之常也不

根而木非常也非常者為瑞林氏子光世既合葬其先夫人于滄溪瞻其麓有五色雲鳥斲其土得薌山焉余見其繪事實於里人而信識者以為林氏將興之符自君伯祖舍人忤蔡太師不大用祖刪定抗節死虜中百年門戶不絕如縷興之者其在君乎君才而文頓挫場屋挾策于今樞密趙公于淮桐公喜而客之邊事小寧公自西府還寓里追服親喪君亦歸寔其母余以是知君實主皆忠孝人也夫生養死葬子道之常然有牽於世故而不克遂其情者有奪於王事而不敢顧其私者自溫嶠狄仁傑之流千載而

下莫渝此愧况其餘乎人能盡其常者而天畀之以  
其非常者理也故自昔甘露靈芝之類多見於純孝  
之丘墓而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林君勉之